深草元政《扶桑隐逸传》中的孝养思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陆晚霞

[摘　要]　《扶桑隐逸传》是日本江户时期的日莲宗僧侣元政上人编撰之书，其中收录了自奈良时期至中世室町时期的隐者逸士凡75人的传记。曾有研究将本书所涉传主的隐逸分为孝子型、学者型、抛弃名利型，由此足见作者元政对“孝”思想的重视。本文主要通过文本分析，考察该《隐逸传》中的孝养思想，指出元政上人孝养思想的形成背景及其特点。即书中的孝养解释立足于儒佛二教，同时作者的人生经历、生活感情和对孝子传的阅读兴趣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孝养思想的形成。本文拟为日本近世时期的隐逸文化提供一种新的解读视角。

[关键词]　扶桑隐逸传　孝养　儒佛二教　孝子传

引论　江户时期的‘隐逸传’出版热

日本近世的江户时期，伴随着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汉文教养教育的流行，社会上一时间出现了一股崇尚中国文人式隐逸生活的风潮。比较著名的隐士有曾隐居在京都的石川丈山（1583-1672）和木下长啸子（1569-1649）。在此潮流之下，文人搜集编撰古今隐士传、书肆出版各类隐逸传也成为一时之热。最初是在万治四年（1661）由曾担任过江户幕府御用医师的野间三竹出版了《古今逸士传》，三年后的宽文四年（1664）又有林罗山的第四子林靖（号读耕斋）编写的《本朝遯史》出现（编者殁去三年后，经友人野间三竹之手出版）。紧接着问世的是深草元政的《扶桑隐逸传》。之后还有贞享三年（1686）的《近代艳隐者》《本朝续遯史》《本朝列仙传》以及正德二年（1712）的《续扶桑隐逸传》等书籍陆续刊行。针对江户时期的社会状况，曾有研究指出当时“室町时期的元素逐渐淡化，社会整体到了享保前后基本初具江户特色，思想一般以儒学和日本国学教养为基础。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开始有意识地追求中国文人的生活风格。所谓文人，通常便是对这些人的称呼”[1]（原文为日文，笔者译。下同），即当时开始出现并确立了江户时代的文人意识。无疑是这种文人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江户时期“隐逸传”的出版热。

由于《扶桑隐逸传》的出版年代与《古今逸士传》《本朝遯史》的出版年代比较接近，三者的异同对比往往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总体而言，作者的身份不同以及所收传记的传主有别是这三部作品展现出来的最突出的相异之处。《扶桑隐逸传》的作者正如下文详述是一名僧侣，而《古今逸士传》的野间三竹是幕府的医官，英年早逝的林靖又是家学渊源的儒者。就所收传记来看，《古今逸士传》主要收录了中国古代到明朝为止的隐士事迹；《本朝遯史》记录的是日本的隐者高士，包括少部分僧侣（约占三成）；而《扶桑隐逸传》则在其序文中宣称“始不论缁素，凡有逸迹者，皆收之”，实际上书中的确不问僧俗收载了从日本的奈良时期到中世室町末期的隐者逸士共75人的传记，其中僧侣53人。因此，有的研究则直接认定《扶桑隐逸传》的特点在于“把僧侣也定位成隐逸者”[2]，有的研究将

之与《本朝遯史》相比，指出林靖从儒者的立场上忌讳僧侣身份的遁世者（隐者）的矛盾心情[3]。本文拟探讨的问题则是深草元政关于“孝养”的表述。“孝”在儒教世界自然是一个重要命题，那么出自僧侣之手的《扶桑隐逸传》对此又是怎样解释的呢？

1 《扶桑隐逸传》以及其中的孝养表述

《扶桑隐逸传》（以下简称《隐逸传》）作者是日莲宗僧侣元政（1623-1668），世称元政上人，又因晚年隐居在洛南（京都南部）深草，俗称“深草元政”。元政上人具备和汉兼作之才，一生著述编撰的全部作品近50件，其中汉诗文集有《草山集》《元元唱和集》《圣凡唱和》，和歌集有《草山和歌集》，与佛教修行相关的著述有《龙华历代师承传》《小止观抄》《草山要路》等，体现了在文学创作、史传撰写以及本草医学等多方面的才能。刊行于宽文四年（1664）的《隐逸传》采用汉文体裁，全书由上中下三卷组成，上卷卷首有序文一篇、下卷末尾列有书中所引各类书目，各传之前有以传主为中心的人物插图。序文主要阐述了作者自己对隐逸的理解，并就本书的编撰目的及体例作了说明。引用书目中列出的书籍上自奈良时期的《怀风藻》《经国集》《续日本纪》，下至作者同时代的《宗祇终焉记》《本朝遯史》等，共计88种。上中下三卷大致按时代次序分别收录了上代奈良时期、中古平安时期、中世镰仓室町时期的人物传记，具体编排如下：

上卷有役小角、伏见翁、民黑人、竹溪道慈、开成皇子、道融、玄宾、善谢、德一、惟山人、大中臣渊鱼、藤春津、胜尾胜如、一演、行巡、七叟、猿丸大夫、成意、安胜、白箸翁、亭子皇子、蝉丸、喜撰、木幡山盲僧，共二十四名。

中卷有嵯峨隐君子、南山白头翁、蔺笥翁、南山亡名处士、清原深养父、空也、千观、觉超、增贺、仁贺、书写性空、藤高光、庆保胤、野人若愚、行真、藤义怀、能因、延殷、源显基、大濑三郎、平真近、东圣、增叟、翁和尚、独觉樵夫、禅林永观、大原三寂、平康赖，共二十八名。

下卷有西行、心戒、明遍、鸭长明、证真、解脱、明慧、证月、盛亲、平惟继、藤藤房、顿阿、兼好、七百岁、寂室、宗久、纪俊长、纪行文、福可、宗祇、牡丹花、日充、妙旨，共二十三名。

从上述名单可以看出，《隐逸传》收录了不少出家遁世者的传记，其中有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如玄宾、空也、千观、增贺、性空、西行、鸭长明、兼好等等。这种不分出身贵贱、僧俗长幼，凡有隐逸事迹一并收录的选编方针自然与作者自身的境遇以及他的隐逸理解分不开。而后人则根据所记人物的性格特征、隐遁动机等理由将《隐逸传》中所见隐者大别为三类：第一类为孝子隐者，第二类是优于学并乐于学的隐者，第三种是抛掷名利的隐者[4]。这种分类方式并不能说是全面周到的，但至少让我们了解到元政的人物选取有一定的倾向，尤其是“孝子”在本书中是一个突出的群体。若将书中提及的孝养表述和孝子作一个统计，可以得出如下列表（见下页表1）。由此，大体上能读取元政上人对孝子隐者人物形象的把握，以及他对孝养思想的重视。

2 孝子元政的人生与诗文创作

如上所见，元政在《隐逸传》中表现出对孝道的强烈关心，这其实与他自身也是个孝子的人生现实有很大关系。换言之，《隐逸传》之所以收录了那么多的孝子隐者，多处言及人子对父母的孝养道理，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生活经历影响的结果。下面我们通过《元政上人略传》《略年谱》（均收录于前出《深草元政集》第二卷）等资料来了解一下孝子元政的人生轨迹。

元和九年（1623）二月二十三日，元政出生在京都桃花坊的石井家，排行最末。元政不但天资聪颖，自幼还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8岁时为了习得武士的修养，前往长姊所嫁的彦根藩，二年后返京，专心钻研和汉学问。自13岁到25岁，元政的身份是彦根藩的藩士。在他19岁时生过一场大病，养病期间与母亲同去寺院参拜，当时便有出家意愿，但没能得到许可。庆安元年（1648）元政26岁，终遂出家夙愿，师事京都妙显寺第十四世日丰上人。七年后，师僧日丰离开京都前往江户，元政

表1 《隐逸传》的孝养表述及孝子隐者

序号	位置	原文	记述内容
1	序文	复有大于此者，佛也。脱屣金轮宝位，遯乎雪山，旋出雪山，隐乎法界宫。净饭王是父而不得子焉，罗云是子而不得父焉，国人是民而不得君焉。	引用佛传，评述出家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2	役小角传	官吏收其母，小角不得已，自来就囚，便配豆州大岛。居三岁，放回。果小角厌我国，携母入唐。	母子关系
3	道融传	尝丁母忧，寓山寺，偶见法华经，慨然叹曰：我久贫穷，未知宝珠之在衣中，……遂脱俗出家。	母子关系
4	胜尾行巡传	赞曰：佛成道还国，父王迎而拜，佛便踊空。……盖佛者，以避父礼也。	引用佛传，评述父子之礼
5	亭子皇子传	有二儿，才操似父。皇子出家日，同落饰。……赞曰：……二子之同志乎，刹利种中，未闻若斯之事矣。昔妙庄严王，因二子落饰。今之二子，以父为善知识，是亦有夙世之因邪。	父子关系
6	木幡山盲僧传	赞曰：……以北齐龙树，为西天龙树，以忠孝江革，为巨孝江革。此皆卒尔传声而已。	引用孝子传
7	行真传	赞曰：吾佛以孝为戒，仲尼以戒为孝。读其戒经与孝经，居然可知也。行真既不能以仲尼之道行孝，则决而入无为矣。	父子关系
8	平真近传	年三十余，又遭母忧，哀悔过礼。真近无复兄弟，独知其家。見物怀人，益不耐思慕。已断发为僧，苦营追养。……赞曰：孝哉，平三郎。……吾它日修孝子传，必当取之，再从笔削也耳。	母子关系
9	独觉樵夫传	儿子曰：父言固然。然此处无一庐可容身，亦无生活之计，……云何得独住耶。某亦相从，汲水拾果，以奉晨昏而已。	父子关系
10	平康赖传	尝在岛时，京有老母。康赖思慕之余，自造一千小浮图，刻和歌二首，述思乡之意，日向故国投之。其一卒堵波随浪达于洛阳。贵贱哀之，以为孝感所致。	母子关系
11	明遍传	赞曰：……昔佛自忉利下，率土争先拜之。独须菩提坐石室而不起。佛言，须菩提先得见我也。遍之坐修追养也，吾恐亲之先飨之乎。	父子关系
12	证真传	真因忆母之窦，就求其福，神遽变色如忧。真悟之。乃白神言，老母不几、愿助彼菩提。……赞曰：经云，父母与补处菩萨等，故应供养。律云，凡佛弟子，得减衣钵之资而养父母。	母子关系
13	妙旨传	妙旨者，不知何许人也。偕老母居若州小浜。……躬自负母，以是讬人之家。……母死后，日唯书一帖。……赞曰：妙旨之生，淡乎水轻乎云，只知有母而已。	母子关系

注：本表及本文引用原文皆依据日本立教大学图书馆藏宽文四年梅村三郎兵卫刻印《扶桑隐逸传》，原文繁体字已由笔者统一为简体字。

便在深草结庵一所，名呼“称心庵”，开始长期的隐居生活。他之所以选择洛南深草隐居而不随师父去江户，据说也是为了照顾生活在京都的双亲。万治元年（1658），元政35岁时父亲元好去世，大约十年后的宽文七年（1667）母亲妙种离世，次年元政自身圆寂，享年46岁。送走父母之后自己才告别人世，对此有学者评论说“元政好歹避免了比父母早逝的不孝罪名”[5]。言下之意是，尽管差一点出现让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状况，但他最后还是回避了这种不孝之罪。元政上人毕竟是孝子，在他看来，对父母奉行孝道与礼佛修行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在他的诗文作品中就有所反映。

汉诗文集《草山集》内附有一篇记述元政上人生平事迹的《行状》，里面提到他19岁时为了养病返回故乡，与母亲同去泉州（今大阪南部）拜佛，在日莲上人像前立下三大誓愿。一愿自己定当出家，二愿父母长寿自身竭尽孝心，三愿得见天台三大部经卷。其中的第二愿足见元政对父母的感情之深孝行之笃。感念父母长寿，人子得以行孝的心情同样也流露在《草山集》的诗文作品中。比如卷24《十乐诗有序》中有如下诗句：

吾生得为人，且幸为男子。
年亦免夭折，已过不惑齿。
<u>况吾老父母，俱享上寿祉。</u>
<u>我出尘网中，奉亲廿年矣</u>。
不随流俗僧，超然乐山水。
曾闻诸佛法，长不疑生死。

（本文引用《草山集》皆依据须原屋书店1911年版《标注草山集》，原文繁体字，现统一为简体字。下划线为笔者注。下同）

这首诗举出了自己生而为人且得以享有的十种人生之乐，其中之一便是划线部分所示的父母

长寿儿子恪尽孝道的幸福。

还有专门怀念母亲反映亲慈子孝的《忆母》(卷14)一首如下。

昨夜三更梦,分明返深草。
梦觉久不寝,已寝不知晓。
忆得母爱吾,未异在怀抱。
一日不相见,如人丧至宝。
我亦闻之佛,孝顺为至道。
奉养二十年,我志尚未了。
苦哉多病身,甚矣母之老。
我心常多乐,思之乐亦少。
低头掐念殊,举头送归鸟。

诗中写到母亲对自己的爱始终深厚如一,自己从佛教懂得孝顺为人间大道,然而也不免忧虑母亲的老去。如此状写母子情深的诗句在《草山集》中随处可见,尤其是推定作于宽文七年夏天的《病来》三首(卷24),更能让人感受到母子的相依相伴和作者对母亲的依恋。其中的第三首写道:"梦里鸣鸠林日闲,满堂无客昼如年。一生多病是何幸,白发残僧傍母眠"。诗人甚至把自己的多病体弱看成是幸运,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常常依傍在母亲身边了。事实上,在这首诗吟出半年后,87岁的老母就故去了,而元政则如同追随母亲的脚步,于次年二月也匆匆离别了人世。诗人的短命固然令人唏嘘,但他对母亲的这样一份情愫却也显得格外深刻感人。

当然,元政上人的行孝对象不只是母亲,还有父亲。他在《先考道种公小祥忌祭文》(《草山集》卷12)中写道:"呜呼,生吾者父,教我者父,仕吾止吾皆是我父"。可见,元政对父亲抱有的感情更多的是敬重和感恩,与对母亲那种亲密眷恋仍是有所区别的。何况父亲在元政35岁时去世,此后将近十年的岁月都是老母与他相依为命,直到他自己也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也使得他对世间的母亲怀有一种特别深厚的孝心,因此我们能在《隐逸传》的末尾读到《妙旨传》这样的文章了。

妙旨者,不知何许人也。偕老母居若州小浜。清贫无所贮,亦无常家。雅善苇翰,人争求书。则日书小简二,贸米二升。而躬自负母,以是讬人之家,或一日二日,任意所适,曾不吝去留。母死后,日唯书一帖。人强索之,不应。偶寓一寺,清素淡薄甚愜意。妙旨曰:是处可终生。居二岁而死。临终端坐瞑目。一僧在侧曰:子无辞世句乎。妙旨大开眼吒曰:此一大事之时。遂闭目。

赞曰:妙旨之生,淡乎水轻乎云。只知有母而已。末后一句,可谓顶门上一鍼也。我以是见其常所照矣。(下划线笔者注)

妙旨这样一个不知来历、不僧不俗的隐逸者,除了写得一手好字之外,几乎清贫至极一无所有。尽管居无定所,但他依然"偕老母居""躬自负母",并且卖字换米奉养母亲。元政对于妙旨的评价,除了高度赞赏淡泊名利超然物外,还特地指出"只知有母而已",强调了孝养母亲的情感。《妙旨传》被编排在《隐逸传》下卷末尾,作为全书的收尾之作,文中似乎投射了元政自身母子情怀。

可以说《隐逸传》包含了那么多的孝子隐者传和孝养表述,主要还是因为作者个人的人生经历在传记编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建立在儒佛二教之上的孝养思想

事实上在江户时期,与儒学汉学的流行相呼应,儒者文人的重视孝道也几乎形成了一股时代风气。编写《本朝遯史》的林靖虽然志在隐逸,却谨承父命出仕幕府;而大隐士石川丈山"性至孝,奉母太勤"(人见竹洞《石川丈山年谱》),也为了奉养母亲不得已弃隐就仕[6]。对于这些孝行,人们一般只需从儒教角度便能解释。而作为僧人的元政,则积极援用儒佛二教的教义理论,对孝养的意义加以了多方的诠释。这一点可谓是《隐逸传》孝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换言之,元政上人的孝养思想可以看作是建立在儒教与佛教的学识信仰之上的。

元政的儒教思想的形成从他存命时期,即江户幕府推崇儒学的时代环境以及自幼熟习汉文的

教育经历可以推知大概。有先学考证元政的学问出处，推断他曾跟随京都的五山禅僧学习汉文[7]。众所周知，五山僧人对推动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应该也成为了元政的儒学修养形成的重要契机。事实上，他一生倾慕人格高洁的中国文人和隐士，在诗文中多处提到陶渊明、苏东坡、林和靖等人的典故，由此也反映出儒教伦理道德对他的影响之深。正因为有这样的学识背景，元政隐隐约约认识到出家与儒教倡导的孝行在原理上是对立相悖的。

首先，儒家经典《孝经》在《开宗明义章》已经明确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是，出家为僧必然伴随着剃发的行为，这无疑违背了“孝之始”的教导。再者，出家人通常以佛法为行动准则，不需要受世间法的束缚，即可以不遵循世俗的礼制。这样一来，面对父母如何执亲子尊卑之礼便成了摆在元政面前的一个课题，从上文表1的第1、第4条资料就能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第1条引用了佛传，提到释迦牟尼抛却世间的王位出家修行之后，与父亲净饭王以及儿子罗睺罗都脱离了亲子关系，这也是后来世人出家为僧时需要接受的一个规矩。然而第4条资料的引用又称：佛祖成道后返回故国受到父王的拜迎，此时佛祖腾空而起，为的是避免接受父亲的礼拜。不难看出，这里的佛传引用背后有着强烈的儒家上下尊卑的人伦意识存在。

其实在《隐逸传》一书当中，对待出家人的孝行问题元政上人的态度还是十分明朗的。他一方面本身是信佛求道的出家人，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儒教伦理意识，恪守君臣父子等上下尊卑间的礼节规范。从表1的资料第4、5、9条可以看出，这些传记的主人公们虽然因出家导致与父亲之间的亲子关系发生变化，但出家后依然作为人子勤勤恳恳对父母尽孝。这一点与元政自身的行动也是相一致的。元政认为，即便身为佛弟子，也不应该轻易抛却“孝道”这一世间礼法；他甚至从佛教的角度着力对孝养的意义进行了阐述。

比如表1的第12条资料《证真传》中提到一则有趣的故事，该故事也见于镰仓时期的佛教说话集《沙石集》（卷第一之七《神明以道心为贵事》）。话说天台宗修行僧证真梦中遇见神灵十禅师，只见神灵“仪卫甚严，喜色霭然”，样子十分庄严美丽。想到自己的母亲跟着自己生活贫苦，就向十禅师祈求母亲的现世福分。谁知十禅师“遽变色如忧”，脸色变得很难看。证真醒悟之后转而改求母亲的来世菩提，于是神灵又恢复了原先的庄严相好。对此，《沙石集》的作者无住评论说，“佛菩萨为众生执迷现世而叹忧，为众生广发道心而欢喜”[8]。与无住的评论不同，元政上人的评赞重点放在供养父母的问题上。《证真传》的评赞中说“经云，父母与补处菩萨等，故应供养。律云，凡佛弟子，得减衣钵之资而养父母”。这是元政特地引用了佛教的经律之语来称赞证真的孝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元政在此举出的“经”和“律”并非对经律本身的直接引用，而是转引了专门论述孝行的文章《孝论》中的语句。《孝论》由北宋时期杭州灵隐寺的僧人契崇（1007-1072）所撰，收录在同人的《鐔津文集》第三卷。在北宋兴起的古文运动中，许多文人主张儒教的正统地位，佛教由此遭到排挤。于是，契崇撰写了《原教》《孝论》等文章，指出儒佛二教的根本目的一致，都在于劝人行善。《孝论》则举出慧能等高僧行孝的例子，讲述出家人也须尽孝的道理。其中的《必孝章第五》提到：“经谓父母与一生补处菩萨等，故当承事供养。故，律教其弟子得减衣钵之资而养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与之，其无信者可稍与之。有所训也矣”（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繁体字已改为简体字）。由此可见，从佛教的立场诠释孝养并非元政的首创，但无庸置疑他对契崇主张儒佛二教根本归一、出家人也不可忘却骨肉亲情的观点是赞同而且全面接受的。

不过，元政作为一名博览经文的佛家弟子，有时候也会用丰富的佛教知识来说理论事，解释自己所见所闻的一些世间俗事。比如在《明遍传》（表1第11条）中，他曾运用独特的逻辑理论为明遍的孝行辩护。遁世僧明遍在日本中世的不少文献中都有被提及到，他为了把与世隔绝的遁世理念贯彻到底，甚至拒不参加父亲通宪的亡故十三周年祭奠法事。对此，镰仓时期的禅僧虎关师炼在

其著《元亨释书》中痛批他为溺于遁而忘乎孝。而元政在《隐逸传》中对明遍的怠慢父亲祭奠的行为解释如下。他首先引用佛教故事说“昔佛自忉利下，率土争先拜之。独须菩提坐石室而不起。佛言，须菩提先得见我也”，说明须菩提貌似对佛失礼，其实已先于他人礼佛完毕。由此他推测明遍的行为并非不孝，而是“遍之坐修追养也，吾恐亲之先飨之乎”，意指明遍恐怕早已按照自己的方式行过孝道了。须菩提先期悟得佛祖法身的故事在天台宗教学相关的《妙法莲华经文句》《法华经玄义》《摩诃止观》以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宗镜录》《法苑珠林》等许多佛书中都有提及。在《隐逸传》中，元政便是通过例举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佛教故事来替明遍的行为开脱解释，甚至宣扬其孝行的。

此外，《草山集》等诗文集中还有不少作品都是从佛教角度来表达孝养思想的。如上文所举诗作《忆母》中有“我亦闻之佛，孝顺为至道”，或者如《草山集》卷18所收的《十法界偈》之《饿鬼界》：“不信不孝亲，贪佗哀归我。邪见谄曲心，曾无知因果”等等。很显然元政已完全把孝道孝养视作佛教教义了，至少可以说他没有把孝道的思想视为儒教的独有。

《隐逸传》中还有一则值得关注的传记是表1的第7条《行真传》。传主行真是平安王朝的大权贵藤原道长的儿子，他没有顺从父命去结婚，而是选择了出家遁世。这从世俗对孝顺的标准来判断，显然属于不孝之举了。但元政在传后的评赞中写道：“吾佛以孝为戒，仲尼以戒为孝。读其戒经与孝经，居然可知也。行真既不能以仲尼之道行孝，则决而入无为矣”。里面出现的《孝经》是劝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那一本，而《戒经》则又指哪一本呢？经过比对，初步可以判定是指新罗僧义寂撰述的《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因为该书卷上有言：“尔时释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树下，成无上觉，初结菩萨波罗提木叉。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0册）。看到这一句，元政《忆母》诗的“我亦闻之佛，孝顺为至道”以及《行真传》评赞的“吾佛以孝为戒”就释然而解了。这正是元政上人将儒佛二教的思想融合之后形成的孝养理解，他在提倡孝道主张孝养上面表现出来的儒佛一致的特点，如果结合对契崇《孝论》的全面接受来考虑，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归结了。

余论　孝子传的影响

关于《隐逸传》的孝养思想，如上所述，其中孝子隐者传的选编以及文中的孝养表述多与作者元政上人的人生经历相关，其孝养思想的特点则是融合杂糅了儒佛二教的内容，是以多元思想的综合并存为背景的。这种思想的多元性当然不只是表现在孝养思想上，比如在其社会价值观、对隐逸的理解等方面都有体现，由此可见元政上人不拘泥于佛法、包容通达的学识人格[9]。

不过，仅就《扶桑隐逸传》作品中显示出对“孝子”的赞赏态度、积极宣扬孝养思想一点而言，在此还不可不提孝子传的影响。《隐逸传》包含着上述种种的孝养诠释，应该说与元政上人对孝子传一类书籍的强烈兴趣不无关系。他甚至曾想要自己撰修孝子传。正如在《平真近传》（表1第8条）中透露的些许消息“赞曰：孝哉，平三郎。……吾它日修孝子传，必当取之。再从笔削也耳”，事实上元政上人的著作中的确留下了《释氏二十四孝》《释门孝传》等孝子传。而对于江户时期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等孝子传自然是耳熟能详的，其熟悉程度也可从《隐逸传》中窥见一斑。如第97页表1第6条的《木幡山盲僧传》，传记本文内容并无涉及孝行，而是讲述木幡山的盲僧善操琵琶传授秘曲的故事，但因该盲僧身世不明，世间往往将他附会为另一个擅长乐器的遁世僧蝉丸。元政上人在评赞中认为这只是一种误传，就好像人们往往“以北齐龙树为西天龙树，以忠孝江革为巨孝江革”，因称谓发音相近而混为一谈罢了。这里的“西天龙树”毫无疑问是指发展了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龙树菩萨，但“北齐龙树”的具体所指不详，从元政对孝子传的兴趣以及年代顺序来推断，可能指《旧唐书・孝友传・陈集原传》中所见陈集原之父陈龙树[10]，但存疑。总之，这里关于“龙树”一句

展现了元政丰富的佛学知识，而提及“江革”一句则透露了他对儒教社会所推崇的孝子传的关切。所谓“巨孝江革”是指《二十四孝》中“行佣供母”的东汉孝子江革（字次翁），而“忠孝江革”则是指南北朝时的忠臣清官江革（字映休）。元政能把这两个同名历史人物准确区分开来，而且还在无关孝行的隐者传记中引用其典故，也正说明了他对《二十四孝》这样的孝子传是如何的爱好和熟知，以至于在《隐逸传》中也随处夹杂入孝子传的要素，使得孝养思想成为该书一个暗藏的主题。

作为江户时期隐遁文学的代表作，《扶桑隐逸传》体现出的佛教特色在研究史上已受到关注，尤其在与同时代同类型的文学进行比较时更是相得益彰。作者元政上人则因其文人僧的身份，使得迄今为止的元政研究多集中在挖掘其佛教思想和文学风格的方面，而对其作为孝子的这个侧面往往着墨不多。事实上，如上文屡屡提及，元政诗文中随处可见作者的孝子形象。那么，他的这种孝养思想如何形成、有哪些特色、又如何反映在他的为人和为文当中的，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认识元政上人、解读《扶桑隐逸传》乃至理解日本近世隐逸文化时会遇到的关键问题。本文正是试对此作出的一份解答。

[本文为2013年度教育部第46批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中日隐遁文化的比较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陆晚霞]

注

[1] 中村幸彦.文人意識の成立[M]//岩波講座日本文学史：第九巻.東京：岩波書店，1959：4-5.
[2] 宗政五十緒.扶桑隠逸伝[M]//臼田甚五郎博士還暦記念論文集編集委員会編.日本文学の伝統と歴史.東京：桜楓社，1975：655.
[3] 井上敏幸.隠逸伝の盛行[M]//国文学研究資料館編.芭蕉と元政.京都：臨川書店，2001：168.
[4] 島原泰雄.扶桑隠逸伝解説[M]//深草元政集：第二巻.東京：古典文庫，1978：287-294.
[5] 島原泰雄.文人僧の詩歌吟行[J].国文学解釈と鑑賞，2006（71-8）：105.
[6] 丁国旗.日本隐逸文学中的中国因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90-300.
[7] 宗政五十緒.元政と良寛[J].国文学論叢，1994（39号）：45.
[8] 無住.沙石集[M]//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島孝之，校注.東京：小学館，2001：49.
[9] 陆晚霞.日本遁世文学的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404-410.
[10] 刘昫.旧唐书（十五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4922-4923.

参考文献

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深草元政.扶桑隠逸伝[M].刊本.書肆梅村三郎兵衛板，1664（寛文四年）.
深草元政.標註草山集[M].埼玉：須原屋書店，1911.
宗政五十緒.日本近世文苑の研究[M].東京：未来社，1977.
島原泰雄.深草元政集一～四[M].東京：古典文庫，1978.
木南卓一.元政上人—筆跡・生涯・思想[J].帝塚山大学教学部紀要：第26号, 1989.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会.大正新脩大藏経電子版[OL]http://www.cbeta.org/index.php.

作者简介：陆晚霞（1973—） 女 汉族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研究、中日比较研究
联系方式：E-mail：luwanxia@shisu.edu.cn

The View of Filial Piety in Fukakusa Gensei's *Fusō In'itsu-den*

Abstract: *Fusō In'itsu-den* is a biographical work compiled by the Nichiren Buddhist priest, Fukakusa Gensei in the Edo period. It contains biographies of 75 people who lived in seclusion from the Nara period to the Muromachi period. Just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by earlier studies, the recluses in the book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types of filial sons, scholars, and those abandon-

ing fame and fortune. This shows that the author Gensei attached importance to "filial piety".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idea of filial piety in this work using text analysis, and points out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idea, which mean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is idea is based o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nd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author's life experience and interest in reading *Biography of Filial Sons*.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eclusion culture of modern Japan.
Keywords: *Fusō In'itsu-den*; filial piety;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Biography of Filial Sons*

Author's Information:
Lu Wanxia (Female) Year of Birth: 1973
Professor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luwanxia@shisu.edu.cn

学术用语对照

文 学 领 域(古代部分)

日 文	中 文	英 文
随筆	随笔、漫笔、小品文、散文	pillow book
狩衣	贵族便服	a hunting costume;a formal dress for hunting
袴	和服裤裙	hakama
烏帽子	乌帽	a brimless headgear
冠	冠冕	a crown
内裏	皇宫、内廷	the Imperial Palace
寝殿造り	寝宫式建筑	shinden-zukuri
女房	宫中女官、贵族侍女	court lady
单衣	单和服	unlined clothes
禊祓	祓濯、祓禊	purification
神仏融合	神佛融合、神佛合体	the mixture of Buddhism and Shintoism
縁起	起源、由来	the origin; the history
隠者文学	隐士文学	recluse literature
浮世草子	“浮世草子”(日本江户市民文学)	realistic novels of Edo days
絵入り本	插图本	a pictorial book
往来物	“往来物”(尺牍集式的初级教科书)	correspondence(英文有待确定)
御伽草子	“御伽草子”(日本室町江户时期短篇小说)	a book of storie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折句	藏头和歌	an acrostic verse

(待 续)

参考文献:
岩波日中辞典[M].東京:岩波書店,1985.
现代日汉大辞典[M].北京: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
例解新日中辞典[M].東京:三省堂,1995.
中国文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日汉大辞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日中辞典(第2版)[M].東京:小学馆,2002.
研究社新和英大辞典[M].第五版.東京:研究社,2003.
アドバンスト フェイバリット和英辞典[M].東京:東京書籍, 2004.
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现代汉语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新世纪日汉双解大辞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汉英大词典[M].第三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新明解日汉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资料整理:天津科技大学 赵俊槐 河北大学 霍君 墨尔本大学 刘泽筌)